

山东人李瑾在北京工作,他每天通常坐地铁上下班。从家到单位往返的三个小时,他就在手机上看书敲字。上班一首诗,下班打磨一篇小说,他以这样的节奏,硬是把碎片化时间织成诗集、小说集、读书笔记集,因此也获得了一个“地铁诗人”的雅号。

近些年,身为历史学博士的李瑾出了不少文学作品,比如诗集《黄昏,闭上了眼》《人间帖》《孤岛》《君子作歌》等,短篇小说集《地衣》,评论集《纸别裁》等。

倾听内心“自然之声” “地铁诗人”李瑾推两部新诗集

记录孩子的“自然”成长

2022年7月,记者获悉,李瑾又出新作品了,而且是“双黄蛋”——他的第四部诗集《落雪,第一日》、第五部诗集《倾听巴赫和他内心的雪崩》,分别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、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。

这两部诗集依旧是李瑾在上下班的地铁中写就的,且秉持了一贯的“地铁体”形式。其中《落雪,第一日》收录了他近两年创作的344首诗歌。书名由北京市黄城根小学三年级学生李俊言以隶书题写,里面还收录了他描摹或创作的《夏加尔的村庄》《抽象的文具》《鲁林夫人》《花冠里的梦》等13幅插图。诗集中一部分是李瑾追记云游各地时的作品,如《西夏四

阙》《岳阳三记》等。另外一部分是在北京日常起居之作。

为何给诗集起名“落雪,第一日”?李瑾回忆,北京2019年入冬后下起了第一场雪,他和孩子在院子里玩耍,孩子团起雪球,一次次扔向空中,重复说着:“落雪,第一日。”由于这个“镜头”在李瑾脑海里过于深刻,便成了这部诗集的名字。在同题诗中,李瑾写道:“孩子将雪球抛向空中,他喊着:落雪/第一日。雪,重新自高处落下,砸在/地上,四散/我闭上眼睛,倾听着内心丝丝/隐秘而无法逃逸的触觉:和雪/一样,蕴含/汹涌和飘零。在孩子的呼喊中,我和/雪在共同的平面上面飞着,没有翅

膀/没有目的,他稚嫩的声音让我想起了/自己不可恢复的童年,以及那些雪泥/童年和雪都拒绝相逢。我突然间发现/雪球里包含我的深渊,只是他不识得。”

用诗歌陪伴孩子是李瑾潜在在诗集另一个主题,其中记录孩子“自然”成长或写给孩子的作品就有几十首。这些年来,李瑾陪伴孩子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记录。他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《没有咯吱窝可怎么生活啊》便是从孩子牙牙学语起写下的灵光一现的精彩童话。李瑾表示,正是这本书让他认识到“最温暖的爱是陪伴,最贴心的爱是记录。恐怕,父母能给孩子的就只有这么多”。

诗集中是人和自然的对话

多少区别,我必须等待/若干不怎么明快的鹰隼松懈下来进入/来不及扩散的音符。这个时候,我也/需要一架钢琴,我需从结尾往前弹/在空无一人之处制造一次荒板或雪崩。”

自然是诗人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,对自然风物的吟咏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感悟喟叹,是中国诗歌源远流长的精神传统。这部诗集中,自然是唯一的主题。因此开篇的《不速之客》《登山者说》《在公园观小雨中的人间》等作品就是人和自然的对

话。诗歌编辑莫莹萍在《中华读书报》撰文称:“李瑾是十分契合‘自然诗人’称谓的。翻开李瑾的作品,沉浸其中,很容易获得这样的体验:山川在我的怀抱,河流在我的身体里流淌,我的眼睛在黑夜中闪耀,我的鼾声在雨天打响,自然是我,我是自然。”

两部诗集收录的近600首作品表明,李瑾一直保持着较为旺盛的创作力量,据悉,他的第六部诗集《君子作歌》将于今年九月出版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郑好

漂泊者的心灵救赎 ——读崔加荣新诗集《在路上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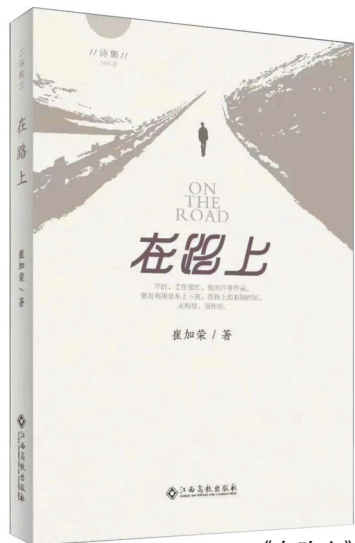
□阿慧

崔加荣和我是河南沈丘老乡,多年来爱诗并写诗。我曾在家乡的文学杂志《沈丘文学》上读到过他的不少作品,在文学圈子里也多次领略过他的文学才情。我还编辑了他的一组诗歌《沙颍河》,刊发在《大河文学》上。

饶有兴趣地读完崔加荣发来的新诗集《在路上》手稿,亲切感、沧桑感、生命感油然而生。诗里有对乡土的深情回望,有对异乡风情的个人观照,又有对生命存在的独特思考。他的诗是有根的,这盘曲的根系,深深根植于豫东平原温厚的土地,吮吸着母亲温热的乳汁。

他在《沙颍河》里写道:“啊!沙颍河/母亲/你并不宽裕地孕育了我/却孕育了我和你一样宽阔的胸膛/烈酒在胸膛里沸腾/河水在血管里奔腾/当我背上行囊的时候/我把你打成结实的包裹/南下的鸿雁尚且记得归途,而我/只能面对北方以北/大喊一声:娘。”读后让人泪湿,诗人那声浸血的“娘”的呼唤,在沙颍河畔回响。

崔加荣多年前远离家乡,在南方经营一家不小的企业。从中原到南方,在不算太短的人生跋涉里,他历经许多次角色转换,相信每一次的转换都不可能顺风顺水。在徘徊、困惑和磨难后,他



《在路上》

的心却愈加温厚、敏感而多情。他用自己的灵思,演绎着一个商者到诗人的嬗变之旅。他用自己的善良和爱,完成了一个漂泊者的心灵救赎。

对乡土的深情回望,是崔加荣诗歌的一个主题。

故乡是他童年的乐土、初恋的伊甸园,也是他诗歌的根据地。在异乡生活

20多年,岁月漂白了他的少年青丝,但永不改变的是那双多情的眼睛,那颗历经困顿依然真诚的赤子之心。《腊月》在回望乡音的同时,又不乏对时光流逝的关注;《颍河的春天》像诗歌版的《梦里水乡》,金丝柳、小舟、鸬鹚是这个季节最美的风景;还有《三月的风》,无不表达了这一主题。对乡情的真诚抒写,让我不忍释卷,一读再读。

对异乡风情的个人观照,是崔加荣个人经历的诗意总结。

世事如流水,我们都是偶然来到人间的过客。此心安处是吾乡,至于哪是吾乡哪是异乡,历代圣贤都有见仁见智的解读。

《罗浮山》写得浑厚通透,苏东坡的放逐,济世情怀,道观和佛寺,在短短的一首诗里有着完美的呈现:“伏虎岩得了宝积寺的真传/锡杖泉也就有了灵性/经年的大旱/从没有抹去你深邃的眼神/东坡居士写下一个偈子/却没有守住一泉深情/顺着宝积寺顶上的一片白气/在明朝的一堆火里/你再一次泪如泉涌”。《鄱阳湖》写得开阔放达,颇有才情:“我顺着庐山之巅启程/顺着你烟波浩荡的水势……/我才发现自己的踪迹”。山水诗中的哲理,启人灵犀。

对生命存在的独特思考,是崔加荣诗中最有价值的部分。

《困兽》是一个人的战争,它不免让我想起卡夫卡小说中的那种奇崛的构思。“冬天刚刚打开一条缝儿/我心里那头困兽就又复活了……喧闹的世界冷得厉害/我不得不再次竖起衣领/安抚这头跟踪我多年的困兽/我精疲力尽地摸了摸它的犄角/父亲就说:回来吧!放过自己吧”。作者宽恕一头跟踪自己多年的困兽,最终宽恕的还是自己。

《走在死亡的路上》极具思辨色彩,冷漠之中的温情,虚伪之中的善良,被作者的生花妙笔有机地统一在一起。“请原谅一个善于说谎的人吧/我常常用欺骗自己的语言/来设想到达路的终点之际/紧握住你的诗句”。读诗的结尾,我才恍然明白,在这世上最让我珍视的,还是那诗歌的力量。

我一直认为,在文学的疆域里,诗是最靠近心灵的一种文体。从但丁的《神曲》到叶芝的《驶向拜占庭》,从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到海子的《亚洲铜》,优秀的诗篇不仅可以洞见诗人的才情,还能见证诗人的思想。在人生的旅途上,诗人洞悉爱的真理,咀嚼生命的奥义,登高山以抒怀,临清流而赋诗。